



美国佛教： 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Buddhism in America: Asian Buddhism's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李四龙 著

美国佛教： 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Buddhism in America: Asian Buddhism's spread
and Transform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李四龙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柴晨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李四龙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01-014198-5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佛教-传播-研究-美国 IV. ①B9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365 号

美国佛教

MEIGUO FOJIAO

——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李四龙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93 千字

ISBN 978-7-01-014198-5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随着中国大陆佛教界对外友好交往的日益广泛与频繁,美国的佛教逐渐进入中国大陆佛教界的视野。然而,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佛教界和普通民众对美国佛教的了解依然是零散而浮于表面的,难免管中窥豹的遗憾。令人欣慰的是,透过李四龙教授的新作——《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我们终于可以全面而深入地审视美国佛教的全貌。

就内容而言,本书既叙述并剖析了佛教在美国生根发芽及至蓬勃发展的历史,又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和分析了亚洲佛教传入美国后绽放出的“美国特色”,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生动、细致的美国佛教全景。从思想特色来看,本书在美国佛教的历史分期与诠释框架上,既积极地吸收和借鉴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又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中国佛教学者的独特视角和思想特质。

作为佛弟子,通过这本书看到佛教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基督教传统浓厚的美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我们感到欢喜欣慰,更深刻地体会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光普照,平等周遍,超越时空、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只要因缘具足,契理契机,佛教就能弘扬传播,发展兴盛。这正是美国佛教展现出的佛教之“普世价值”。

更值得珍视的是,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表述的,站在亚洲佛教的立场上,美国佛教其实就是包括中国佛教在内的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发展和转型,因此作者并非只对美国佛教冷眼旁观,而是通过归纳与总结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为当前的中国佛教提供借鉴。

如本书所说,“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既是佛教在美国传播的宝贵经验,也是全球化时代佛教发展的三大纲领。以此为鉴反观当代的中国佛教,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启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人间佛教”已成当代中国佛教的主流。“人间佛教”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契理契机”的原则。“契机”就要“强调参与”。继承发扬大乘佛教世间与涅槃不二的中道思想,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方便善巧地弘法利生,净化人心,改善人生,服务社会,促进和谐,充分显示佛教对社会和谐、人生幸福的积极意义和建设性作用。“契理”就要“注重禅修”。时刻不忘佛陀出世的本怀在于使一切众生解脱生死轮回,开发一切智智,成就圆满佛果。要成就解脱与觉

悟,必须坚持以戒为师,学修并进,真修实证,解行相应。将理论学习与禅修实践相结合,才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领悟佛法的高言妙义,才能破除执着,熄灭烦恼,净化心灵,开发智慧,才能真正改变人生,完善人格,才能有足够的定力与智慧,自在应世,服务社会,化导世间,广度有情。同时,我们中国大陆佛教界应该开阔眼界,胸怀天下,积极关注和参与宗教对话,为海外弘法,为促进宗教和谐,增进多元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为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本书的作者李四龙教授任职于北京大学宗教学系,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佛教学者。师从名家,学养深厚,思想深刻,著述颇丰,在天台宗研究、民俗佛教研究等领域建树颇多,成果丰硕。近年来,其关注的焦点兼及欧美佛教,潜心钻研,实地调研,几经琢磨,继《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后,又写成《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一书,充分显示了李四龙教授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力、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和作为中国佛教学者深切的现实关怀。

相信无论是对美国佛教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关注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读者,通过阅读本书都能开卷有益,获益良多。是为序。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传印

二〇一一年五月

目 录

序	传印
导 论	1
一、为什么研究美国佛教?	2
二、美国佛教的历史分期	5
三、移民性与族群性	9
第一章 浪漫主义的东方 1893 年世界宗教大会前的佛教印象	14
一、迂回的认识	15
二、苦力的佛法	21
三、白人的皈依	24
第二章 战争、移民与佛法 1965 年移民法前的艰难历程	35
一、日本佛教徒的弘法	36
二、亚洲移民的心史	41
三、“垮掉的一代”	47
第三章 亚洲佛教的“美国梦”(上)	55
一、人间的华人佛教	56
二、西化的日本佛教	77
三、参与的韩国和越南佛教	85
第四章 亚洲佛教的“美国梦”(下)	91
一、神秘的藏传佛教	91
二、静修的南传佛教	112
三、自由、边缘与主流	123

第五章 禅的解读与融合	126
一、禅宗的西方解读	126
二、铃木禅与道元禅	133
三、基督禅	139
四、美国禅师	147
第六章 美国特色的僧团生活	159
一、女众地位与女性主义	159
二、居士地位与网络僧团	166
三、生活化的宗教对话	169
第七章 移民社会的佛教徒身份	176
一、谁是“美国佛教徒”？	176
二、欧裔学者的佛教认同	181
三、华裔佛教徒的文化认同	190
四、“民族宗教”：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博弈	196
第八章 “第四乘”的新佛教	199
一、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199
二、多样化的佛学教育	207
三、世俗化与再神圣化	210
结 语	216
附录 1 美国佛教大事记	219
附录 2 旧金山湾区佛教采访手记	222
索 引	246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68

导 论

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佛教？中国的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疑问同样存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大多认为“美国佛教”远还没有成型，有的甚至还说，至少再过300年佛教才有可能在美国安家落户^①。相对于作为美国主流宗教的基督宗教，佛教徒现在在美国属于绝对的少数派。譬如，美国佛教徒在2005年约有272万，仅占美国3亿总人口的0.9%，而在同一份统计表内，当年基督徒人数2.5亿，占总人口的83.3%。^②

佛教徒仅占如此微不足道的比例，何以要去研究？1976年以来，美国学界至少出版了八部专著或论文集，直接以“美国佛教”为主题，探讨、演绎佛教的美国化、美国佛教的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美国出版了三部拓荒之作：艾玛(Emma Layman)的《佛教在美国》^③，普莱比什(Charles Prebish)的《美国佛教》^④，以及1981年出版的费尔兹(Rick Fields)的《天鹅怎样来到此湖：佛教在美国的叙述史》。它们所反映的正是刚刚经历了60年代“跨越式发展”的美国佛教，学者们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这个新兴的宗教现象。艾玛依据她在1972年春夏之际的田野调查，实地访谈不同宗派的佛教徒、约300名美国在家佛教徒，分析那些长期生活在犹太—基督教传统里的美国人缘何改宗佛教。颇有意思的是，普莱比什写《美国佛教》的最初起因，亦在1972年的春天。当时有位刚参加了禅修回来的学生，希望他评论美国著名禅师卡普乐(Philip Kapleau, 1912—2004)的思想。受此激发，普莱比什开始收集资料。他认为，佛教要想融入美国人的宗教生

① 费尔兹当初在写作《天鹅怎样来到此湖：佛教在美国的叙述史》(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Boston: Shambhala, 1981)时，哈佛燕京学社的日本裔教授永富正俊就曾这样质疑。参见该书作者费尔兹的前言。

② 这组数据依据2006年《不列颠年鉴》(*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2006*)，第283页。即使依据其他的人口统计，1980—1997年间，基督徒约占全美成年人口总数的84%；1980年全美基督教约占成年人总数的89%，比例最高；1990年则为81%，比例最低。参见刘澎：《当代美国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③ Emma Layman, *Buddhism in America*, Chicago: Nelson-Hall Publishers, 1976.

④ Charles Prebish, *American Buddhism*, Wadsworth: Duxbury Press, 1979.

活,自身还要有所转变。80年代初出版的《天鹅怎样来到此湖》,是迄今为止对早期美国佛教叙述最细致的专著,重点分析汉藏佛教在不同时期扣动美国人心的历史及其原因。

到90年代,“美国佛教”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至少出版了五部论著:普莱比什的《光明之路:佛教在美国的实践与研究》^①,重点考察具有美国特色的僧团生活;塞治(Richard Seager)的《佛教在美国》^②,是一部至今还在流行的教材;威廉姆(Duncan William)与奎恩(Christopher Queen)合编的《美国佛教:最近学术界的方法与收获》^③,普莱比什、田中肯尼斯(Kenneth Tanaka)合编的《美国佛教诸方面》^④,以及拉帕波特(Al Rapaport)主编的《佛教在美国》^⑤。后三部论著是美国三次专题研讨会的论文集,与会代表既有美国佛教徒,也有专业学者,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除了研究佛教在美国传播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佛教在新环境里的新面貌,他们还很关注佛教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方式,亚裔佛教徒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佛教思想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批评或疗治功能。

相对而言,本书关注的角度,主要是亚洲学者的视野:之所以要考察美国佛教,是为了反思亚洲佛教自身的发展理念,以及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整体处境。全书以佛教在美国的本土化为主线,梳理亚洲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历程,分析其在美国的现代转型。

一、为什么研究美国佛教?

我的第一条理由是,关注当前世界佛教发展的融合趋势。美国的佛教

-
- ① Charles Prebish, *Luminous Passage: 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② Richard Seager, *Buddhism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③ Duncan Ryuken Williams & Christopher S. Queen (eds.),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1998. 这是1997年哈佛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
 - ④ Charles S. Prebish & Kenneth K. Tanaka (eds.), *The Faces of Buddhism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这是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佛教研究所举办的“美国佛教:正在拓展的领域”系列讲座的文集。田中肯尼斯2010年还在日本出版专著《美国佛教》(「アメリカ仏教——仏教も変わる、アメリカ変わる」,东京:武藏野大学出版会,2010年)。
 - ⑤ *Buddhism in America: The Official Record of the Landmark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Buddhist Meditative Practices in the West*, Boston, January 17-19, 1997, compiled by Al Rapaport, Boston: Charles E. Tuttle, 1998. 1997年1月17-19日波士顿召开“佛教在美国研讨会”,这是该次会议的论文集。

徒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虽然还很有限,但其种类多样而复杂,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与南传佛教多元并存,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与越南佛教等亚洲各国的佛教宗派各开道场,美国佛教堪称是“世界佛教博览会”,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佛教传播与发展的社会环境。美国,甚至可被看作当今世界佛教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佛教徒总数已排名全世界国家或地区的第15位^①。

世界上主要有汉传(汉语系)、藏传(藏语系)与南传(巴利语系)三大佛教传统,在亚洲社会这三个传统彼此分离,相互之间接触并不密切。在美国学者的眼里,三者之间的差异犹如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三大传统虽有共同的信仰,却在教义、经典、组织制度和戒律仪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同。如此不同的三大佛教传统,到了美国,往往在一个社区共生,彼此交流十分方便。譬如,美国东部的马萨诸塞州中部,有一座小镇巴拉(Barre),现在竟然是美国佛教研究与禅修的圣地,名闻遐迩。这里有属于南传佛教的“内观社”(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也有属于藏传佛教的“萨迦坐禅中心”(Sakya Retreat Center)。而在美国西部的加州,这种情况更加普遍。2009年6月笔者前去旧金山调研,在圣荷西市(San Jose)半小时车程内,就能发现三大佛教传统的多家道场。这种景象常令亚洲的僧尼叹为观止,2007年一位斯里兰卡的出家人在加拿大发表演讲,回忆1990年初到美国时,仿佛是像艾丽丝漫游仙境,如此众多的亚洲佛教宗派齐聚美国,日本禅、中国禅、韩国禅、越南禅、藏传佛教、净土真宗、上座部佛寺、内观禅中心等,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②。

美国佛教的这种多样性与整体性,很难在亚洲社会找到现成的个案。不同传统、宗派的多元整合,将是亚洲佛教未来的变化趋势。研究美国佛教,需要及时关注全球佛教未来趋于融合的发展态势。在中国的汉传佛教史里有多多个宗派,通常说是天台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唯识宗和密宗等八宗,近代以来僧俗两界大多主张“八宗共扬”。现在的中国佛教协会,主张对三大语系佛教兼容并包,和谐共生。当前,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流动日趋频繁,如何有效协调国内各佛教宗派以及海内外佛教团体之间的交流,切实增进汉藏佛教关系,携手并进,应是我们认

①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04”, 见 http://www.search.com/reference/Buddhism_by_country。

② 泰恩 2007 年 5 月 19 日(佛诞日)在加拿大的讲演:Dr. Thynn Thynn, “Theravada Buddhism in the West: Focusing on America and Canada”, a talk given in Edmonton, Alberta, Canada, 见 <http://www.saetawin2.org/Theravada%20Buddhism%20in%20the%20West.pdf>。

真思考的重要议题。

第二条理由是,关注佛教在西方社会的宗教对话。在全球化浪潮里,不同宗教的相遇是既定的事实。特别是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在亚洲社会已经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作为东方文化传统的佛教,到了以基督教文明为基调的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何种变化?这对我国当前的宗教格局会有什么启示?

在西方人的眼里,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佛教徒的形象主要还是愚昧的异教徒。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这个形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佛教徒在西方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大,其人数亦有显著的增长。1900年美国约有3万佛教徒,几乎没有统计的意义;但到1970年,美国的佛教徒达到20万人,信徒人数占总人口的0.1%,实现零的突破,这是美国佛教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1990年美国佛教徒在同一份统计表上的数字达到188万^①,二十年间增长168万,平均每年有八万多佛教徒的增幅。相对于以前佛教发展基本停滞的状况,这二十年的美国佛教为何会有如此的快速发展?反观中国当前的宗教格局,基督徒人数在大陆某些地区迅猛增长,而作为我们传统宗教的佛教,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减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几乎全民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传播佛教,这不仅需要毅力,更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主要来自宗教内部的融合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在美国,宗教对话并不只是口头的理论,而是能落实到社区生活层面的具体实践。美国的佛教道场,只要还想维持与发展,就必须想办法与社区内其他的宗教团体沟通与交流。广结善缘,才是生存之道。

研究美国佛教的第三条理由是,关注佛教在美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传统智慧如何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美国佛教可资借鉴。当前,中国正在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努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性的内涵是什么?它将会给中国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带来何种影响?恐怕一时间还难以梳理清楚。尽管如此,佛教学者确有必要预先思考佛教发展的现代性问题。

在西方现代社会,宗教的价值让位于科学,物质主义与启蒙理性受到空前的重视,普遍推崇个人主义,即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②。以新教为主体的美国宗教,并不推崇以“教会”为基础的传统信仰体制,转而崇尚个人对于上帝或《圣经》的直接体验与虔诚信仰。这样的宗教

^①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2006*, p.283.

^② 参见卢克曼:《无形的宗教: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覃方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维纲:中译本导言”第2页。

信仰,既会引起传统宗教的衰落,出现宗教的“现代性危机”,同时也会刺激新兴宗教的兴起或外来宗教的传播。面对美国社会的这种机缘,佛教开始了它的西渐之旅。

佛教在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里,它的组织形式与传教方式需要契合美国社会的特性,因地制宜,契理契机。在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源自西方的现代价值观,正在冲击,甚至是替代传统的文化体系。中国当前的“国学热”,更多的因素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价值观冲击下的自卫,努力展现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永恒意义。佛教在美国的实践经验,恰好像一面镜子,为我们这个时代探索“新佛教”的理念。亚洲佛教到美国传播,能在多族群、多宗教的多元文化环境里生存,展现了佛教在全球化时代的独特价值。

美国现有数以百万计的亚裔佛教徒,既要应对基督教的文明传统,又要保全亚洲佛教的生活方式。美国佛教史,是一部在美国社会演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话与融合的历史,也是一部传统佛教主动适应现代社会、积极探索现代转型的奋斗史。

二、美国佛教的历史分期

佛教在工业文明以前传入欧洲的历史,学术界现在只能依据有限的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去做出大致的推断,猜想古印度与欧洲曾经有过的交往与相互影响^①。佛教曾对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后来的欧洲的影响

^① 西方文明与佛教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27年(一说前334年),亚历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入侵印度,进兵印度河,后又退回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中叶,希腊人狄奥多忒斯(Diodotos,公元前248或250至前235年)占据今阿姆河两岸,建立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第四代国王(Dēmētrios,公元前189年即位)入侵印度,统治印度旁遮普与西北地区(参见Étienne Lamott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trans. by Sara Webb-Boin, Louvain: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1988, pp.260-266)。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当地的“希腊化佛教”(Greco-Buddhism)。汉译佛典《那先比丘经》(巴利佛典《弥兰陀王问经》),反映了统治西北印度的希腊国王的佛教知识。不过,佛教对欧洲本土的思想影响有限,西方学者亦有少量论文讨论佛教与诺斯替(Gnostic)哲学、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参见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pp.17-18)。

佛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关系,颇多传说的色彩。例如,耶稣有一段“失踪”的经历,常被说成是到印度游历,并受佛教“三身”说的影响。而在中世纪,两位圣徒巴拉姆(Barlaam)、约瑟弗(Josaphat)的故事,在基督教世界广为流传。经研究,大家普遍相信,佛陀的经历与约瑟弗极为相似,Barlaam一词源自“佛陀”(Buddha),Josaphat源自“菩萨”(Bodhisattva)。参见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p.19。

响如此之少,乃至于在 19 世纪初,已把东方纳入他们殖民范围的西方人,几乎没人想到,有朝一日,佛教——这个形塑了印度、中国、泰国、日本等几乎整个亚洲国家文化的古老宗教,居然能给西方人提供如此丰富的思想资源^①。

西方历史上与佛教的早期交流,并没有给美洲的欧洲定居者留下什么具体的影响。这批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而到美洲的欧洲移民,要过很久,才对佛教产生一些模糊的认识。虽然有关公元 5 世纪中国和尚慧深飘洋过海曾经到达北美洲的说法,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就在西方学术界流传^②。但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明,而且,传说中的中国和尚未曾给北美洲留下绵延至今的佛教种子或遗迹。因此,我们的叙述从 19 世纪初开始:当时,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跟随着欧洲人的殖民势力与研究兴趣,逐渐认识东方的佛教。

19 世纪以来的美国佛教,应该如何分期? 普莱比什是研究美国佛教的著名专家,1979 年他在《美国佛教》里,开篇就引用莲花生大师的一段预言:

铁鸟飞翔,奔马带轮
藏民如蚁,散布世界
佛法降临,红人之国

“铁鸟”被理解成飞机,“奔马带轮”则是火车。在当前这个时代,藏民会像蚂蚁一样去世界各地,佛法随之到达“红人之国”——原本是印第安人居住的美洲!或许莲花生大师的原意并非如此,但美国的佛教似乎应验了大师的预言。普莱比什借用这一预言把他的著作分成三大部分:“铁鸟飞翔”——佛教传入美国的概述;“奔马带轮”——佛教在美国的快速发展,评述八家佛教组织的弘法实践;“红人之国”——佛教发展的新天地,分析“美国佛教”的理念。在叙述美国佛教的历史时,他把 1893 年到 1960 年列为美

① 参见 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p.25.

② 1761 年法国汉学家狄古尼(M. De Guignes)撰文提出,公元 458 年中国和尚慧深发现了美洲,并称之为“扶桑”。狄古尼认为,“扶桑”是指现在的墨西哥。参见 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 pp.25-26。从此以后,二百余年,西方学者,后来还有我国学者参与论战,至今莫衷一是。有的外国学者还说,慧深不是中国人,而是阿富汗人。有的中国学者依据《佛国记》,认为最早去美洲的应是东晋高僧法显,他在公元 412 年抵达墨西哥。参见于凌波:《美加华人社会佛教发展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6 年版,第 1—4 页。

国佛教的开端,而把整个60年代称为美国佛教的突破,70年代的佛教则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失范、政治动荡的产物。把60年代当作美国佛教发展的分水岭,这是富有启发性的分期理论。本书的研究,将充分吸收普莱比什的这一论断。不过,相比而言,托维德(Thomas Tweed)的划分更加细致。

托维德是研究美国早期佛教的专家,他主持编选的《美国亚洲宗教资料选编》^①,把佛教传入美国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784—1840年为东方化阶段;1840—1924年为相遇阶段;1924—1965年为排斥阶段;1965年以来为发展阶段。他的博士论文,《1844—1912年美国与佛教的相遇》^②,并不强调1840年前美国与佛教的接触,而是关注1844年以后美国主流社会的佛缘。

本书结合托维德与普莱比什的观点,把美国佛教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以前,佛教虽已传入,但尚未引起美国人关注。第二阶段,1893—1960年代,佛教传入美国,并已引起相当的重视。具体时间可以定在1965年,因为当年颁布的移民法案直接推动亚洲佛教在美国的发展,五六十年代成为美国佛教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成了全球佛教发展的新亮点,各大佛教传统的教团组织前往美国落户,建立道场,授徒传法。

1. 浪漫主义的东方:1893年世界宗教大会前的佛教印象

亚洲佛教正式登陆美国本土,应从19世纪40年代华人涌入美国西部算起。1849年第一艘载有华工的船只抵达旧金山,他们怀揣着“淘金”梦,到美国充当苦力,带去了混杂着民间信仰的中国佛教。然而,华工抵美,并没有促成美国社会对佛教的关注。此前五年,1844年1月美国东部波士顿,在大文豪爱默生(Ralph Emerson, 1803—1882)、梭罗(Henry Thoreau, 1817—1862)主编的杂志《日晷》(*The Dial*)^③上,发表《法华经》的英文选译“佛陀的布道”,意味着美国知识界正式接触佛教的经典与思想。

大约50年后,1893年9月,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出现了数位东方佛教徒的身影,其中,日本临济宗禅师宗演(Shaku Sōen, 1859—1919)、锡兰

^① Thomas A. Tweed & Stephen Prothero (eds.), *Asian Religions in Americ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T. A. Tweed,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Buddhism 1844—1912: the Victorian Culture and the Limits of Diss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③ 杂志的中文译名《日晷》,系采用陈元音《禅与美国文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里的译法。

(斯里兰卡)的佛教青年达摩波罗(Anagārika Dharmapāla, 1864—1933),他们的讲演引起与会代表的普遍关注。宗演的随从里有后来名满天下的铃木大拙(D.T. Suzuki, 1870—1965),他对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影响至深至巨;最初曾是基督徒的达摩波罗,竭力要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宣扬佛教的价值,推广他的弘法组织“摩诃菩提会”(Maha Bodhi Society)。佛教从此与美国的知识界、宗教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战争、移民与佛法:1965年移民法前的艰难历程

纷至沓来的华人,被当地人看成是威胁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旅美日本人也被看成是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经济上的威胁、政治上的顾虑,导致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排华、反日的法案。受此影响,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在20世纪上半叶,长期陷入泥淖而徘徊不前。这段时间,唯有日本的禅宗在美国稍有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五六十年代,美国出现所谓“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佛教(特别是禅宗)成为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招牌。这种美国激进青年的佛教,多少有些怪异,甚至违背了东方佛教的戒律和教义,但是它扩大了佛教在美国社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佛教俨然成了西方社会的解毒剂。

1965年美国颁布的“移民法案”,直接影响美国佛教的发展。新的移民法修正案引发亚裔移居美国的热潮,使亚洲佛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植美国,移民佛教徒人数骤然增加,到70年代美国佛教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佛教宗派。

3. 近五十年亚洲佛教的“美国梦”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的佛教研究中心逐渐从欧洲转移到美国^①。从此以后,美国佛教进入平稳发展的历史阶段。经历60年代的快速发展,1970年美国佛教徒的人口比例实现零的突破,达到0.1%。而到2000年,在同一份统计表上,美国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达到0.9%,是1970年的9倍^②。另据1998年版《美国佛教团体黄页》^③,当时北美地区的各类小型禅修中心多达1100多家,同时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寺院或佛教组织。

① 参见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11页。

②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2006*, p.283.

③ Don Morreale, *The Complete Guide to Buddhist America*, Boston: Shambhala, 1998.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亚洲佛教的各家各派都在美国大显身手,百花齐放、千帆竞渡。无论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禅修中心、弘法道场,借用音像制品、互联网等新兴的科技手段,扩大信众队伍,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规模的佛教组织。本书将把主要笔墨用来描述这一阶段的佛教传播。

因此,19世纪40年代、19世纪90年代、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佛教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本书缘此把美国佛教的历史分为上述三个阶段。2000至2005年的五年间,美国新增佛教徒20万^①,差不多保持在每年递增4万人的幅度,美国佛教徒的增幅已进入相对平缓的状态。随着亚裔新移民今后可能更倾向于美国主流价值,这个增幅在短期内很难会有新的提升。

三、移民性与族群性

佛教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有禅宗的筌路蓝缕,五六十年代有“垮掉一代”的激扬鼓动,随后而有藏传佛教的四面出击、南传佛教的缓缓而动。美国百年佛教,该如何面对?

美国的佛教,确有一股新气象。例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佛教徒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乃至政治认同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又如,美国社会科技发达、教育普及,公民的民主意识较强,亚洲佛教内部的等级制,因此受到严重的挑战,诸如女众地位、僧俗关系,信众对于僧人素养的要求与期待,以及他们对于所谓“信佛”的整体认识,都与亚洲的传统佛教体制有所不同。究竟如何诠释美国佛教的发展模式或当前特色?

谈到美国佛教的特点,美国学者大多首先会说它的“移民性”(Immigration)与“族群性”(Ethnicity)。艾玛的拓荒之作,选择净土真宗、禅宗、藏传佛教、日莲正宗、华人佛教和南传佛教等六方面的事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这些佛教组织,几乎全由亚洲移民一手创建。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欧裔佛教徒,艾玛说,佛教在美国不能被认为仅仅是亚洲人的宗教。普莱比什也在思考艾玛的基本问题:有没有美国风格的佛教?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美国的佛教既非“美国”,亦非“西方”,甚至不是“东方”,而是一种“转型中的佛教”。他在《美国佛教》里,重点介绍日本净土真宗的“美国佛教会”(Buddhist Churches of America)、美国日莲正宗、旧金山禅中心、斯里兰卡的

^① *Britannica Book of the Year 2006*, p.283.在这份统计表上,2000年全美佛教徒251.7万,2005年则是272.1万。